

雨季又近

黄国宝

年年这个时候，天气恰恰和我的心境相反，我开朗无比，老天则是黑起一把脸；无他，只因我认了。

初迁此处，不明四周地理环境，犹深自窃喜，以为这闹中带静，四邻皆雀鸟灵兽，野花遍地，晨早雾气氤氲，日出华光普照，午后绿荫拒日，习习清风拂人欲睡，近晚斜晖徐照，瞬间夜幕四合，千点星星镶满夜屏，端得是人间乐土。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生活在这种日子里，夫复何求！及夜，一壶清茶，几抓咸花生，与山妻共对荧屏，追看长篇连续剧，直至夜阑，虫鸣蛙闹连连，催人熄灯。

尤其是雨天，更是一幅淡墨山水，我成了画中人。有诗为证：

寂野苍茫淡墨天
银丝万缕密如编
莺迁蝶去寒蝉静
黄菊悠然 雨鲜

孰不知，水利是个潜伏的大祸患。

就在迁入的第一个圣诞前夕，从入夜即猫犬齐下的滂沱大雨，将屋子周围的低洼处泛成一片汪洋，我却成了离群索居的岛人。水深及胸，雨水冰寒，我出不得，人也入不得。亏得一箱快熟面，水里火里去的陪我们度过这几个离群的日子。

劫后灾情，不忍重数，只记得当时曾填《如梦令》一阙以悼水劫所毁的藏书剪报：

一夜雨狂风骤
居陷地门窗陋
抵不住狂流
屋被水淹糟透
知否 知否
天不语真该咒

此后，一切万物皆束之二楼高处，大雨、豪雨、暴雨，我将都等闲对之。

18.12.2004.

岁末

梦羔子

雨被较成雪鱼香丝
全天候赶工生产
在园里野草的雀跃声中
新年宛如一头巨大的白象 据说
即将粉墨登场

据说把铜板当成镜片或垫成梯级
便能看见象的真貌
爬上其背尽情取乐
垫高了脚伸长了脖子他能见到些什么
见到他爹在晕黄的灯下常翻着
翻着枯黄的长豆叶一样翻着皱旧的存摺
外露的一两根长豆
似乎是象刻意露出来撩弄他的尾巴
似乎是根藤
鞭得他全身乏力

烂的黄瓜会像受鞭笞后的屁股吗
他把痛楚一撇一撇地刻着
像真的印章一样
给鸭子吞下肚
盖在那份除夕夜已内定的菜肴名单上
切呵切
一枚枚正中开个洞越来越像铜板
越来越像大年初一在门柱上贴上小红纸
书写黄金万两
万两的不着边际

蔬果枯萎
在新年歌曲浓浓的铜绿声中加速腐败
爹的脸
珍藏着太多祖先们腌制咸菜过冬的秘诀
太多珍藏
反而使自己被腌制得又咸又酸

摧税摧债摧命摧人老的锣鼓声
在岁末潮湿的霉菌里死灰复燃
穿着亮丽的救世祖外衣
扛着绳绑住的传统
向年还未过的一户又一户狮子张大口
过早的爆竹声
疑是同党
涉嫌掩护这儿放一枪那儿也放一枪
没钱贱命也要的土匪

灰色的颓废紧跟着白色的恐怖
远山戴上口罩丛林也穿上了避弹衣
自求多福
久未露面的爷爷
裹在蚊帐里挨度残年
泪腺已乾却染上一如这个岁末的尿失禁
即使满天神佛
神升不升天返还是未返已不重要
德是自己积福岂可多求
锣鼓敲打的喜乐随时会变调成丧乐
刚贴上的春联
也随时会红颜变白成挽联

灶火快熄了还尚欠一把柴薪
市道宛如一锅还未蒸熟的年糕
年越走越近越踩越烂
陷在泥沼中的双脚还未抽出
水灾已排山倒海掩至
木桌上应景的柚和红桔夺门而出
相继逃命

01.2005新生村



雨季,我回到家乡

aw aw

圣诞的铃声就要响起，整座城市弥漫着佳节的气氛。看到熟悉的地方感觉很好；不是因为佳节的来临，更不是因为遇见喜欢的雨季所以心情好了起来。那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归宿

天空下起长命雨，心情没受到乌云的影响，反而更乐得起来。家人的关怀、老朋友的重逢，都是期待已久的。毕业两年后再次相聚谈笑风生，感觉依旧，大家还是那么的默契。

欣慰

感觉好像离家很久，其实不过是短短的几个月；也许太久没整理自己的脑袋，所以过滤了堆积已久的思绪。像整理电脑程式般，黯然发觉自己变了许多。生活方式改变了，要适应当然就得从改变自己开始。

无奈

生活像靠不到岸的船。有时一直风平浪静不见得是件好事，越是遇到狂风巨浪越懂得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生存下来。我们不只是个生存者，还要当个快乐的生存者。不该一味回想身在大浪中的那一刻有多恐惧，而是要面对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浪。生活就是如此，在挫折中学习成长，我在这过程中不只学会了适应，更明白了坚强是怎么一回事……

丛林沐雨

蓝波

雨林的雨季，总在犀鸟族群丰收节过后开始，绵绵续续不歇，雨一直下。七月，毅然背起行囊走向姆禄，投进雨林怀抱，赴一场丛林雨浴。走向鹿洞途中，天，已阴霾，沉沉的乌云，帖压着雨林的顶盖。

拂掉鹿洞蝙蝠粪便的腥辣味，来不及从背袋中抽出雨衣，冷不防，龙洞出口，雨箭已狠狠狂射下来。

崖壁附压的小海棠和苔藓，受雨水的滋润洗涤，已欣欣有了新绿生气；乔（足旁）板上的青苔，也因雨水而活现，在鞋板下溜滑起来，一个不留神，准失去平衡而跌个四脚朝天。走在出林的板桥上，跟踉难行。

丛林的树群，竟向伸向阳光中茁长成瘦干高长，散开的叶子，拥挤成绿丛顶盖；雨打在叶丛上，再滴下来，断断续续，隔着薄薄雨衣，打在背上，头上，顿时有了熟悉的感觉。

我喜欢故乡年终三个月的季候雨。小时候是一只困不住的灵精，父亲终年在外谋生，阿嬷以玩四色牌作消遣，母亲为生计忙；我的小腿仿佛长了翅膀，终日在甘榜小路上奔走。雨落了，水潮涨了，屋前小沟水满了，我带的小木舟泡浸在水沟里。雨水是冷的，潮水是温暖的；我嬉戏着小木舟，乐得像只“姆滚”（弹涂鱼），在河滩纹上飘水花。

走到河边，落坐等待的长舟。噢，亦是如此落雨天，冷冷雨箭，射在温吞吞的墨林脑河水，我真想跳进河中浸泡；然而长舟不是小木舟，它随着急湍水流，划离了渡头！

我坐在窗前。整整一大片玻璃窗屏，被雨丝飘满了水珠，一颗颗不断直滑而下。我注视着窗屏上映现一张陌生的脸，曾几何时，岁月的轮子已在面庞上辗成苍桑的皱摺纹路。我似乎瞧见，两张童稚的笑脸，躲在落雨的盾脚下，堆起泥沙堡垒，引水筑沟造水道；他们玩得多高兴，笑得多开心。然而这幻象随着沙堡落入水中而消逝，玻璃屏已被窗外的热气蒸蒙了。

豆般的雨滴，打在四周的树，水滴碰撞叶子的声音，草丛中的蛙鸣虫唱，蚯蚓在叫，奏合了一阙美妙天籁和音。丛林夜雨，今晨是何夕？

我在雨的旋律中沉沉入眠。梦里，乡关在那里？

雨，一直下。

雨中伤情

李旭

年尾天，老天总苦着一张脸，“未语泪先流”。呆坐屋檐下的阿喜伯吐著烟，默默望著瓢泼的大雨，正为太充份的雨水而发愁。

唉，霪雨连连，别指望菜园有收成了，树胶又不能割，如遇大流水，更要提防水浸；想要过平淡的生活，同样须面对种种压力，人生不易为呀。

阿喜伯惨然叹息，自己如今竟然会为天气，物价，生活而发愁。回想四十年前，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可以离乡背井，毅然走入丛林里，每天在生死关头，冷枪下卜的环境中四处流窜而无所惧；即使是三餐不继，承受夜露风霜，眉头都不皱一下。唯有在战友倒下的刹那，才会牵动内心的感情，掉下热泪，但还是在最短时间收拾心情，重新上路。

在森林转战多年，任何严峻的场面屡见不鲜，他已把心墙筑得厚实，不轻易显露人性的温情和柔弱一面。在战友眼里，阿喜伯是个坚强不屈的勇士。

随著环境变迁，岁月蹉跎，当年的壮志豪情，已一分分的磨损在生活的压力下；如今，连从前被“嗤之以鼻”的生活小节，都足以影响情绪。他在琢磨，是人老了，还是斗志尽失所致？时不予我啊！

在你们说“下雨”之后

石问亭

回到营地时已经看不清树林。我知道在那方向，霞光幻化为一轮早升的月亮，飘过山、树林，正往几片乌云投去。那里必定有一片明月在水底，游鱼一般冒一池的水泡。
我在帐幕外升了堆火，片刻间，进入一个人造光的夜空，预报今夜有一场大雨。

…摘自“雨終於停了”（1982）

果然，有阵风，悉悉卒卒穿过厚实的叶片后，投入地面就消失了。瞬间，枯黄底叶自那些乾裂树干似蚂蚁的枝桠摇落，带着充满风雨欲来的片静——这是诗。或是，我在帐幕外升了堆火，给我告之黑夜降临那分外冷清和寂静——这几天在森林里的观察，不期然而遇的山风摇动林木和飘拂的叶片，不久之后逐生一阵紧似一阵的气压，这是大雨的前奏。

鸟雀开始低飞、盘旋、回巢。走兽停止活动；松鼠躲在树干上，能够发声的兽类，已经招唤其邻归队。这时刻我急促赶路。她慢步走回来路，在一丛不知名矮生植物前，呼叫起来——下雨了，而且是大声噢哈。扬脸、闭眼、轻咬嘴唇，伸出手来任由大珠小珠飞而洒之。那让她捧着的雀跃地在一张阔叶上轻轻地滑下来——在她的手动中滚动——不是雨。她带着天生一份对水的特殊感情吟唱拉固，高高低低地哼着，好像感知水珠里繁荣的各种生命。

这首歌极像济慈‘夜莺曲’曾在雨过天晴刹那间给诗人听见，写入诗里。我知道帝王和卖浆者听过，圣经里的路德也听过。这歌声，曾屡次迷惑我们，并向那神奇的河湾，开向那惊骇的波涛和海峡，让我们和奥德赛一样被绑在船头上任风雨敲打：

喂，在你们说“下雨”之后，果然豪雨狂飞——击在玻璃上，扫水器加速仍看不清前路。车水慢慢爬行，后头一条马龙，紧绷地探测。这是午夜前的车流，我们都喝了酒，但是，我们得一路前进。这时我焦躁地躲在车箱，在闷热的空气里，谁都没有停下来避雨的意思。

终于来到十字路口，红绿灯指示各自的车流。有几处还射出高高黄雾灯这玩

意；加大的排气管怒吼，抢先指示器闪绿当下飞驰的那一秒。等那雨水稍微转弱，一辆接一辆即从我们右手呼啸前进——溅起水花从车窗泻下——在扫水叶规则的扭转中，右转向灯不停闪烁。

好比米兰昆德拉的‘慢’和卡尔维诺他的‘轻与重’；连续几场大雨之后，沟渠水浸未退，路段淹没。前车飞快、后车紧跟。我想着明天，处处小心且步步为营紧跟着路灯下的白线，介於分割线上投入全副精神注视来车，估计前头游龙快慢与我的离合器是否适当种种而行驶。

这时刻我只能一路前进，如同车窗上积成的水流，从右上角一个圈一个圆泻向左下。没有计算、没有欲望，只有一个方向盘，如坎坎伐檀兮，不稼不穡，不狩不猎。没有计算、没有欲望，如同车窗上积成的水流，从右上角一个圈一个圆泻向左下。“老的”，下雨也没有甚么不好，她说，至少让我们想到家。

到达营地有一段距离。我催促她赶路。黑夜来临——我们回到营帐相互依偎享受欢爱。这几日我一直住她的林头，越过那绿阴前进。喂，在你们说的“下雨”之后，我已经来到她润湿的河沟。她伸着手，抑脸、咬一下嘴唇、松开、张开眼。此刻，我只是感知，她那河湾为何润湿。而忽然间，树叶沙沙响个不停。鸟雀从睡眠中惊醒扑扑展翅飞去、虫儿停鸣；那之后一片静谧，把我从你那儿荡回孤零零的自己。那树上树下洞里及各处睡眠中的走兽还是沉沉安稳地在梦乡。其他林里的神灵或许点化为忽明忽暗萤火，在他们借来的时空逍遥地飞来飞去，有些搭搭蔓藤升高。

我从帐幕伸出头来，以走兽潮湿的鼻尖探测天籁无端的启示，之间的虚实我不能感知，只觉得雾水重了些。树林的空气已被压低而沉寂，随时有落阵雨的预兆。我打个寒颤，往堆火加添木柴。因木头的积压火势弱沉，乃把火焰挑开，火堆哗啦啦烧起来。热气的流动又惹来阵风，打旋地升上去。我仿佛回到几天前一路走来加兰岸乾涸的河床上。能望到的地方，风在云里追赶和造雨，雨始终没有落下来。

车灯不停地闪烁。